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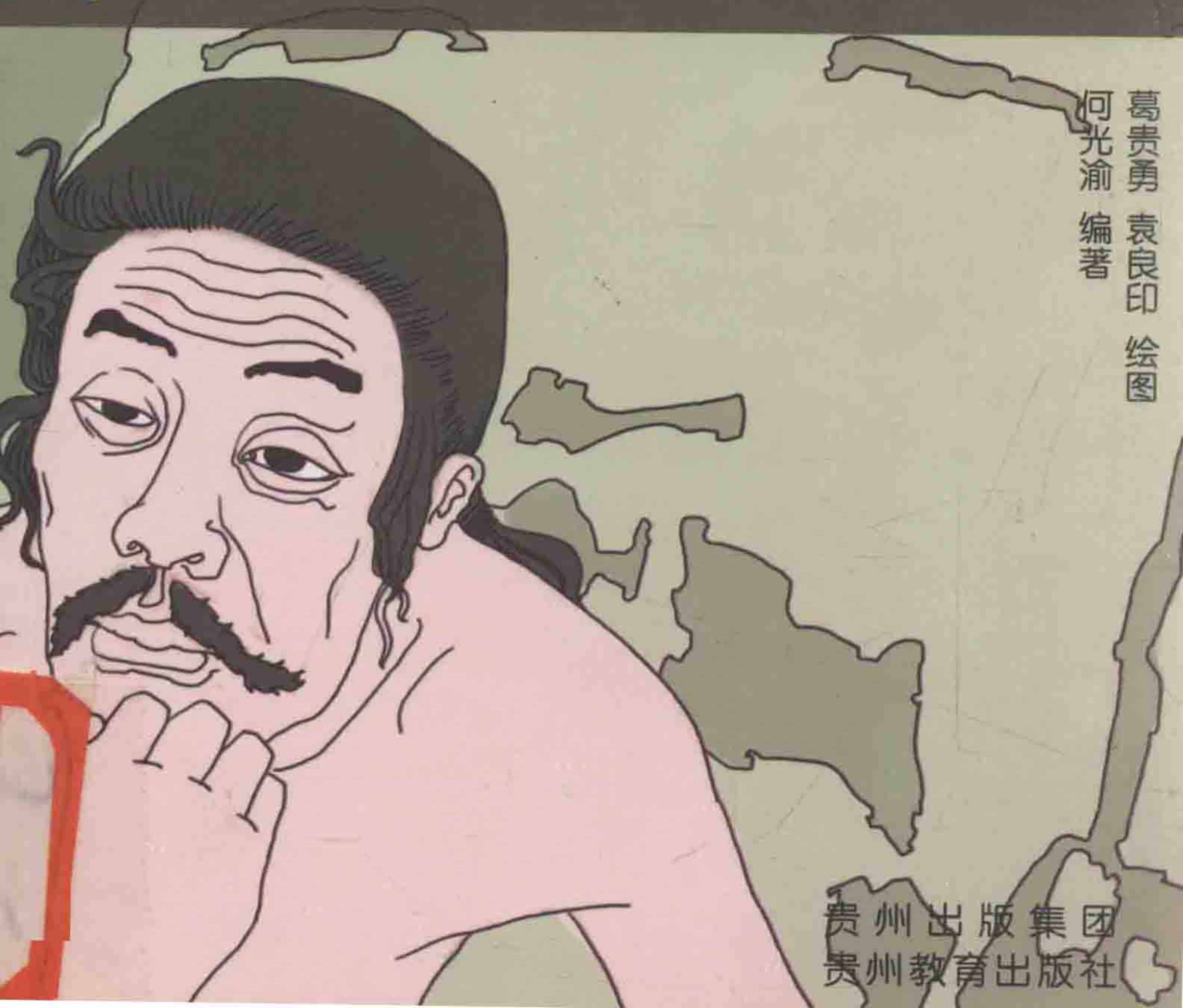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出版集团
GUIZHOU PUBLISHING GROUP

我是**农民工**系列丛书

田庆华

棒槌画家

葛贵勇 袁良印 绘图
何光渝 编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我是农民工系列丛书

棒棒画家——田庆华

他是一位画家

他手上还拿着一根扁担

表明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，“重庆棒棒”。

他就是本书的主角——田庆华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棒棒画家——田庆华/何光渝编著;葛贵勇,袁良印
绘. —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,2010.12
(我是农民工系列丛书)
ISBN 978—7—5456—0186—2

I. ①棒… II. ①何… ②葛… ③袁… III. ①田庆华
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8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6006 号

棒棒画家——田庆华

何光渝 编著 葛贵勇 袁良印 绘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

(电话 0851—8654672 邮编 550004)

印 刷 贵州捷美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字数 1.875 印张 9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456—0186—2/K·57 定价:9.8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黄山冲路 2 号 电话:6774809 邮编:550004

《我是农民工》系列丛书

编委会

策	划：	段小鸽	白芳芹	
编委会主任：	郎劲松	杨茂林	卓守忠	
执行主编：	何光渝	朱桦		
编委：	李铁流	张艺	甘畅颖	
	吴应熙	谢红	李想	
	苏姝	吴芊	王小海	

我是农民工系列丛书

目 录

一、“边缘黄漂”	(1)
二、主业“棒棒”	(9)
三、兼职模特	(19)
四、业余画家	(29)

一一、“边缘黄漂”

重庆的市树是黄桷树。在佛经里，黄桷树被称为神圣的菩提树。它的茎干粗壮，树形奇特，悬根露爪，蜿蜒交错，树叶茂密，枝杈密集，大枝横伸，小枝斜出，古态盎然。百年以上大树比比皆是。重庆市九龙坡区的黄桷坪，因此而得名。

在黄桷坪，坐落着全国著名的四川美术学院。在四川美院的正门内，有一棵四层楼高的黄桷树，枝繁叶茂地生长着。在四川美院的后街和黄桷坪大街上，两旁画满了涂鸦的大楼，各种小酒吧、小茶馆、小画廊、小书店环绕着。这里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非主流艺术家，他们以黄桷坪为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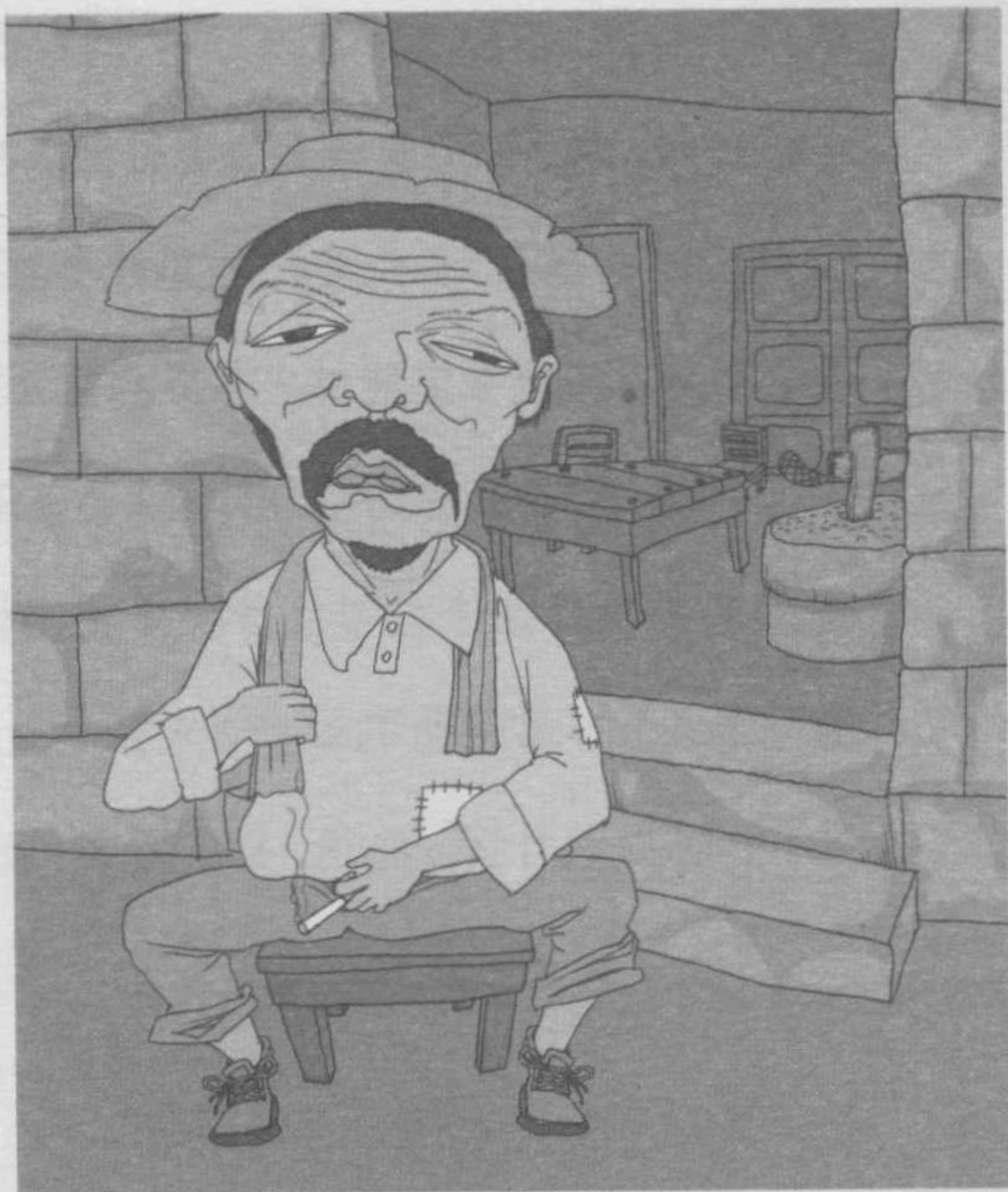
心，夜以继日地进行艺术创作。他们或靠卖画为生，或开工作室做设计，或给艺术考生上课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他们没有固定工作，没有固定收入，他们依附于四川美术学院、重庆美术馆、501艺术仓库、坦克库等艺术圈而存在，他们多数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，创作、绘画、寻找灵感，是他们在黄桷坪“漂”起来、漂在一起的理由。他们被称为“黄漂”——在黄桷坪漂泊的人。

在黄桷坪“漂”的，其实是三类人，第一类是真正在此进行艺术创作的，是最纯粹的“黄漂”；第二类是借助黄桷坪的艺术氛围，进行商业艺术活动；第三类是在考研和彻底脱离学校之间徘徊的。如同漂泊在北京而被称为“北漂”一样，这三类人共同组成了庞大的“黄漂”兵团。黄桷坪这个街区，就像一个大熔炉，三教九流、各色人等，都能在里面活得精彩。在这里，人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，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。

那一年，30多岁的田庆华来到了黄桷坪这里。他到这里来，当然不是企图成为什么艺术家。他根本就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，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艺术。他到这里来，每天所思所想的，就只有一件事——如何赚钱养家。因为，他的家乡，重庆市万盛区青年镇黄山岭村实在太穷

了。正因为家穷，
他直到快30岁，
才结婚。

结了婚，你
就要负担起养家
糊口的责任。可
是，这个家穷得
叮当响，连“温
饱”都还不能保
证。就靠种地卖
粮食得到的那么



一点收入，怎么能够支撑一个家庭？养猪？养一头猪，少说也要喂上七八个月的时间，拿出去卖，除去本钱和劳力，也不过才得到100多块钱！家里每天少不了的油盐柴米，还有孩子，将来孩子的上学费……实事求是的讲，如果就在这个农村里，一辈子种种地、养几头猪，靠几亩薄田维持生活，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困难，自己的娃娃只能捡别人送的旧衣服穿……穷一辈子，真的憋死人！老话不是说，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吗？我也挪一挪，换个活法，行吗？

在家憋闷了很久的田庆华，终于从亲戚那里得到了一

个好消息：四川美术学院食堂要招勤杂工！于是，田庆华卖了一头猪，得了100多块钱。他带上其中的30多块钱，离开家，出了门，奔90多公里外的重庆市区而去。他相信，在那座大城市里，他一定能够“求得到生活”。

那是1988年初，他30刚出头，家里有两个娃娃要养，将来还要供养两个娃娃上学。当然，对于田庆华来说，“重庆”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，人地两生，举目无亲。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。他想，自己要文化没文化，要技术没技

术，想要找条能够赚钱的门路，简直比登天还难，自己惟一能出卖的，就只有力气，只要自己一不偷、二不抢，不做违法的事情，不管是干什么活路，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愿意去做。

在四川美术



学院食堂，田庆华老实地劳动，整天扫地、抹桌、洗碗……一个月能挣到七八十、百把元钱的工资。他一算计，在这里干两个月，挣到的钱比在家花七八个月喂一头猪得到的钱还多。这么一想，他就很安心。只要自己省点，几年下来，不就能够攒下一笔钱了？娃娃读书的钱不就有了？

这天，田庆华正在食堂里干活。一个不认识的人老远地看了他一会儿，就走了过来，说你年轻力壮的，干这种活路有点不值呀！

田庆华说，我还能干点什么活路啊？

那人说，去做门卫啊！

田庆华说，谁要我啊？

那人笑了，只要你愿意。

田庆华怯怯地问，工资比在这里当勤杂工多吗少？

当然多啰！一个月有个三四百吧！

田庆华一听，真觉得是喜从天降。真的？

后来他才知道，这个人是美院的一名负责人。

于是，田庆华成了美院的一名门卫，每天在美院门口的小传达室里上班。

每天，他在大门口值班，看着未来的艺术家们夹着书本、背着画板，在面前进进出出，他在心里想，要是有一天，



自家的娃娃也能够这样，那才是叫人“高兴惨啰”的事情！

虽然就是个门卫，可是，在大门口值班的田庆华，有时候也在想，在四川美院这个地方，就连空气里也都有艺术，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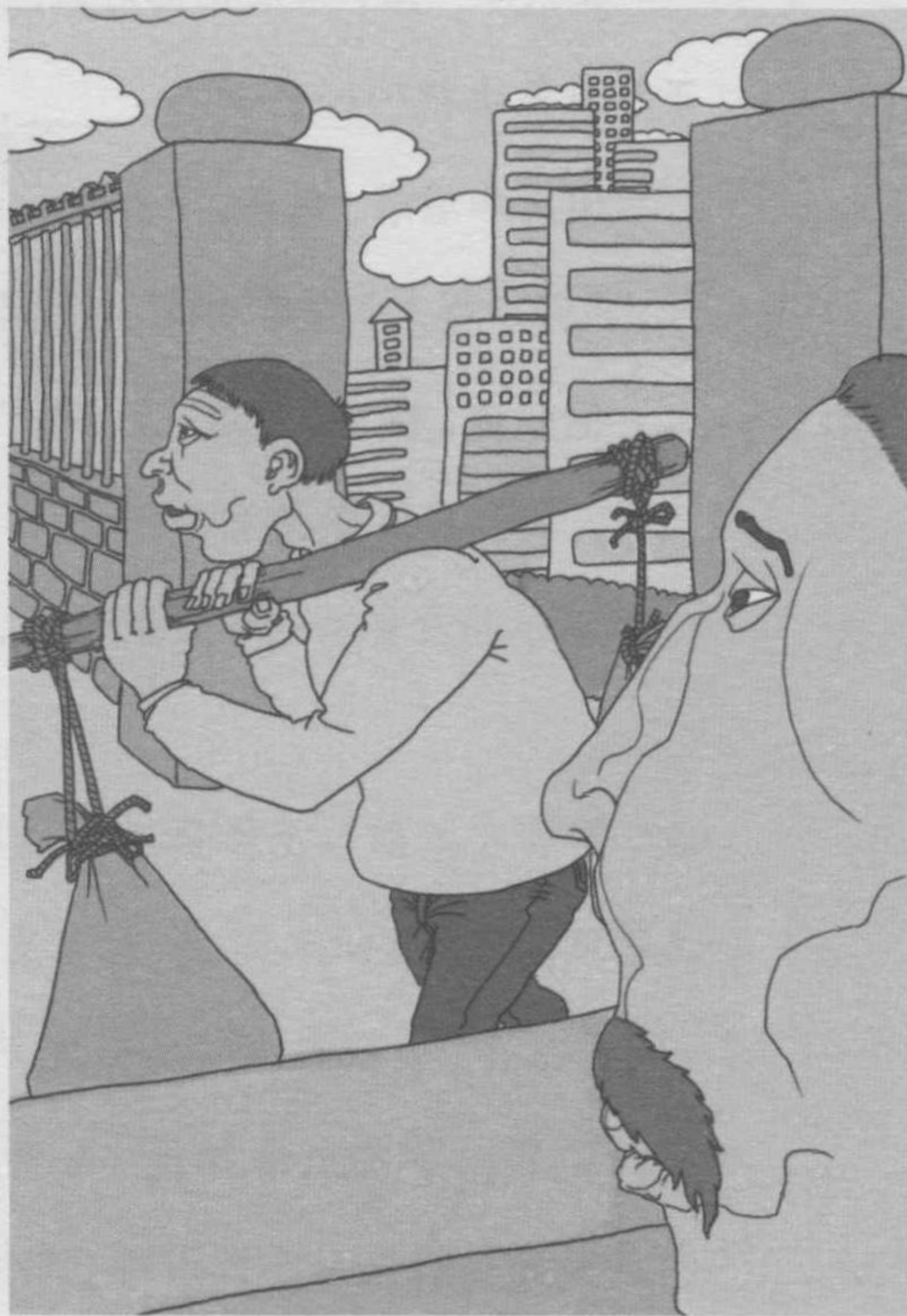
拼死拼活也要“赖”在这里，当个“黄漂”。没钱了，教教考生、画两幅“菜画”，就可以舒服地过上一段时间；无聊了，泡泡交通茶馆，听旁边爱吹壳子的大妈说说肉价，和朋友侃侃“后现代”，然后，“猫”在自己的画室里画画；闷得慌了，到川美去听听讲座，去“器空间”看看展览，或者和“501”的保安吵上一架……围绕着四川美院的这条“艺术”线，雕塑工、棒棒、人体模特儿、做画框的木工、石雕

的石工、艺术家的保姆、学校的保安、清洁工等，至少有一两千人在吃川美的饭。这个“艺术”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会有这么大的魔力？不就是画那么几笔吗？我也可以画呀！于是，他开始在废报纸的空白边上也来画它几笔，马路上的人、车，人行道上的树木、花草……

田庆华心想，说不定哪一天，自己也会像那些男男女女的“黄漂”，也在黄桷坪的哪个边边角角“漂”起来，也做一回“边缘黄漂”。

只是，眼下的家庭困难又往往把他拉回到现实中。随着两个孩子的长大、上学，家庭的生活负担越来越重，娃娃过年穿不上新衣服，开学买不起一本字典，他每月那点收入已经开始入不敷出。

一天，田庆华又



像往常一样，站在传达室门口值班。可是，只要一想到家里的状况，心里就犯愁。这时，一个中年汉子肩上扛着一根粗粗的竹竿，竹竿两头拴着绳子，绳子上吊着一些居家的生活用品。他在前面快快地走着，一位美院的老师，跟在后面一溜小跑。来到了美院门口，中年汉子把东西解下来，递给那位老师，老师立刻给了他3元钱。那汉子说一声谢了，就朝街对面跑去。

田庆华一看，原来在街对面，又有人在向那汉子招手，正等着他去挑……

田庆华看着，想着，干这一行好啊，不要本钱，只要力气，多劳多得，挣的是活钱。他能干，我也能干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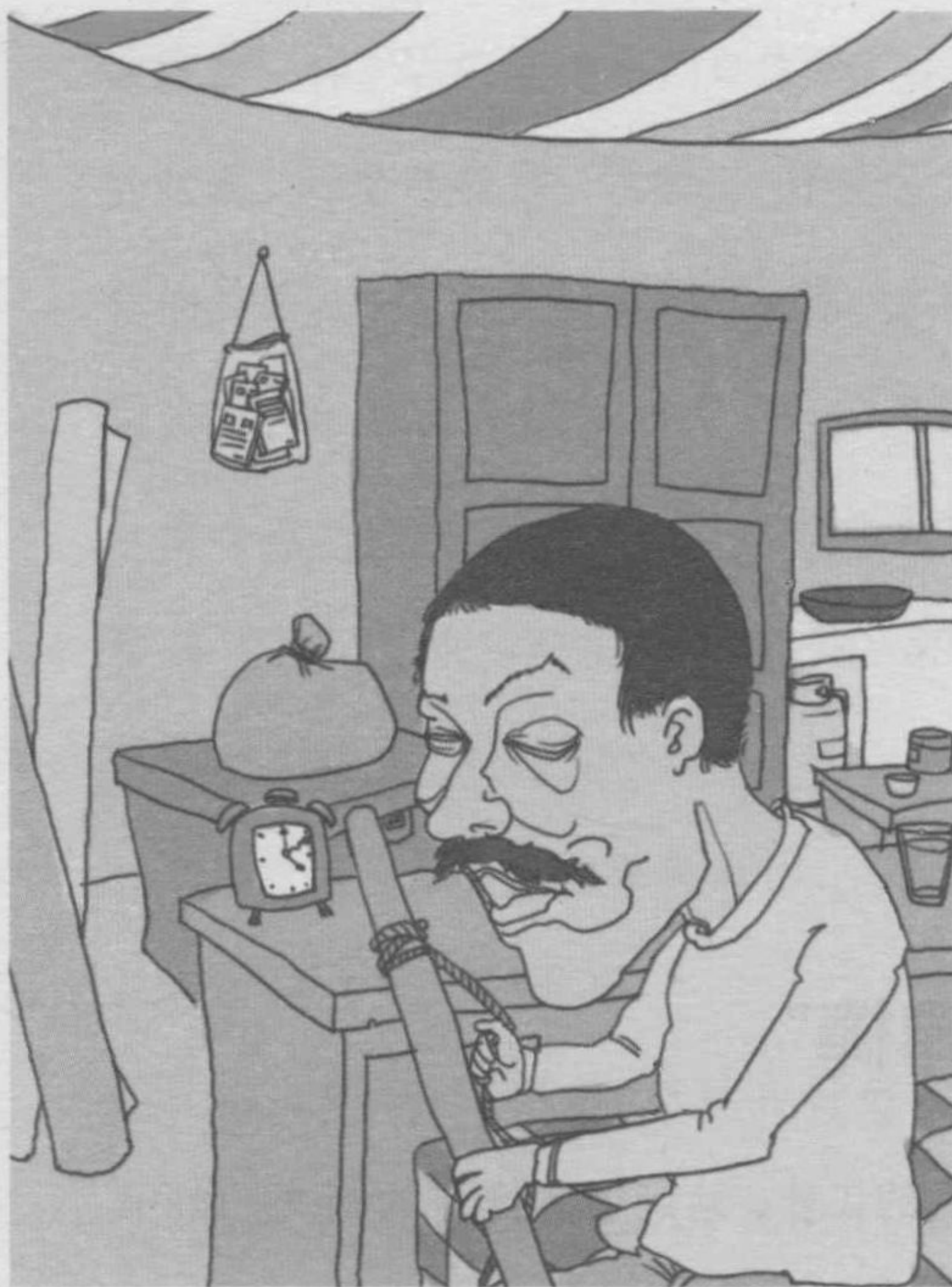
他知道，在重庆，这一行，叫“棒棒”。

一二、主业“棒棒”

田庆华辞去了门卫的工作，站到了黄桷坪的街头，做一名“棒棒”。

每天清晨五六点钟，田庆华就会摸黑匆匆起床，肩上扛起长约一米的竹棒棒，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，走出不到8平方米的出租屋……

上午，他会在一些容易揽到搬运活路的地方等候“业务”，比如农贸市场、批发市场、公交车站、超市门口等人流比较大的地方。下午，他会到处游来荡去“打游击”，四处溜跬，“耍一哈儿”揽活。虽然在这些喧闹繁华的商业街上已经待了10多个小时，但田庆华依然保持着十足的



“警惕性”，只要有人吆喝，喊一声“棒棒儿——”，他立马就拿起竹棒，以冲刺的速度赶过去。

有一次，一个雇主要搬运120公斤大米，却只肯给3元钱。其他“棒棒”都嫌价格太低，谁也不愿干。

田庆华却二话没说，接下了这个雇主的“业务”。气得其他“棒棒”指着他大骂：“你憨啊，你这个‘傻儿’！两百多斤才这点钱，你也要挣！”

有一次，田庆华运气不好，等了几个小时也没有等到一笔“业务”，正愁着哩，忽然听见了一声吆喝。他弹簧般地跳了过去：老板，搬哪样？

他高兴得连价钱都没有讲，挑起东西就走。那是几十斤重的消防器材，要挑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。货物送到后，

他终于拿到了这天的第一笔收入——2元钱。他很高兴，

“开张”生意嘛，要得！

挣到一点算一点，挣到了钱就高兴啊！田庆华对生活的期待，就是这么直接和简单。

一根挑担挟在身上，大到家具、电器，小到果蔬米面，都是田庆华的搬运对象。

见到哪里在卸车，他会立即跑过去：老板，搬啥子，我来我来……

见到这边人行道上站着个女生，手里拎着一大包东西，累得放在地上，直甩手脖子。不用她叫唤，他也会立即跑上前去：要不要帮忙……

和田庆华一样，靠体力吃饭的“棒棒”，几乎遍布重庆的每一个角落，要“抢”到一笔“业务”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有时候，等了几个



小时，看见有辆货车开了过来，“棒棒”们就会蜂拥而上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谁都不让谁……在长途客车站，不断驶来进站的一辆辆客车，带来了一批批旅客，旅客们所携带的行李，就是“棒棒”们挣钱的机会。不过，现在携带大包小包行李的人越来越少，竞争的“棒棒”却到处都是，常常是身强力壮的“棒棒”抢到生意；没抢到的，只有低声骂骂咧咧地走开，上别处去等生意。即便如此，田庆华也还是不愿放过每一个机会……

就这样，田庆华有的时候活儿多，有的时候活儿少，有时候还要靠天吃饭，遇到刮风下雨天，很可能就一无所获。扛一次货物，一般不会赚到10元以上。路程近的，大概只赚得到两三元钱；距离稍微远一点，或是货物比较重的时候，一般收钱也就在5元到15元不等，超过20元的机会极少。运气好“业务”多的话，一天能赚到二三十、四五十元；运气不好的话，就有分文不赚的可能。虽然挣钱不多，但是力气就是本钱，不用担心亏本，只要还能动，就饿不着。渴了就在附近找自来水喝，累了就躺在马路边打个盹儿。

有一回，天下大雨。靠天吃饭的“棒棒”们谁也揽不到“业务”。说来也怪，这人越没有活儿干就越想吃，还想吃好的。